



藏语语音史

ZANGYUYUYINSHI
YANJIU

江荻 / 著

研究



民族出版社

藏语语音史研究

江荻 著

民族出版社

200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语语音史研究 / 江荻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10

ISBN 7-105-05255-4

I. 藏... II. 江... III. 藏语—语音—语言史、研究 IV. H2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38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民译印刷厂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本书的出版得到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
资助。**

谨表谢忱！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黄行 狄乐伦

编辑委员会：（按姓名笔画排序）

孔江平 叶典良 孙宏开 江 荻

吴安其 狄乐伦 陈福隆 周庆生

林玉珠 林桦风 金瑞卿 欧瑞文

柯莉露 赵明鸣 徐世璇 殷图安

黄 行 朝 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

编辑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少数语言的描写研究、比较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规划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科的知识体系。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主持或参与开展完成的重点课题成果主要有:“六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七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课题成果《苗瑶语古音构拟》、《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课题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八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中华社科基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九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这些系列研究成果大多数围绕某种明确的研究主题开展,可以大体反映 20 年来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学科分布和完成成果的基本状况。

进入 90 年代后期以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随着老一代学者和 50 年代培养的一批少数民族语言专家的相继离开研究岗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已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研究传统,同时在研究的理论方法方面又具有较新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思路,因此这一时期的课题选题和完成成果和以前的研究相比,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合作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目的是为了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丛书没有规定统一的主题,这样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学科现状和发展的多样化趋势,也可以和目前仍在陆续研究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等侧重语言田野调查和基本描写研究的系列成果形成相互补充的格局。

应当说明,这套丛书的多数成果在课题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教育部等部门在课题立项和经费资助方面的支持。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12 月

目 录

0 绪论	1
0.0 藏语和藏文	1
0.1 藏语方言与藏语史研究	6
0.2 本书的基本编排	13
1. 藏语语音史研究的方法	16
1.0 引言	16
1.1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藏语史	20
1.2 用内部构拟法研究藏语史	47
1.3 用方言地理学研究藏语史	70
1.4 语言系统演化论与藏语史	76
2. 藏民族的历史地理分布及政体变迁	83
2.0 引言	83
2.1 第一阶段：远古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	86
2.2 第二阶段：吐蕃王朝时期	92
2.3 第三阶段：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地方割据时期	100
2.4 第四阶段：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政府时期	103

3. 藏语方言音系	119
3.0 引言.....	119
3.1 藏语中部方言语音及其特点.....	120
3.2 藏语北部方言语音及其特点.....	124
3.3 藏语东部方言语音及其特点.....	130
3.4 藏语西部方言语音及其特点.....	133
3.5 藏语南部方言语音及其特点.....	140
附:古藏语语音系统概况.....	144
4. 藏语韵母及元音的发展	149
4.0 引言.....	149
4.1 [ɛ]元音的来源.....	150
4.2 [y]、[ø]元音的来源.....	155
4.3 长元音[i]的来源.....	166
4.4 央元音[ə]的来源.....	176
4.5 真性复合元音的来源.....	187
5. 藏语声母及辅音的发展	196
5.0 引言.....	196
5.1 单辅音声母的演化.....	199
5.2 带前置辅音的声母的演化.....	211
5.3 带后置辅音的声母的演化.....	234
5.4 sr-声母的演化.....	247

6. 藏语声调的产生与发展·····	260
6.0 引言·····	260
6.1 声调产生前藏语内在的音高差异·····	262
6.2 浊音清化与高低声调初成·····	268
6.3 音高全面对立与声调形成·····	271
6.4 韵母变化对声调发展的影响·····	276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88

0

绪 论

0.0 藏语和藏文

0.0.1 藏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公元7世纪藏民族祖先建立吐蕃王朝之前，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并且在吐蕃王朝兴盛之初就创制了文字来记录这种语言，即举世闻名的藏文。从那个时候起，藏族人民开始用藏文撰写和编译了大量典籍，留给了后人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恢宏的文化财富。如西藏各地所存的碑文、岩刻、敦煌石窟所藏藏文手卷，以及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竹木简牍等等。这些吐蕃历史文献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为吐蕃赞普歌功颂德的传记、有记述吐蕃君王与大臣的盟誓、还有吐蕃王国与中原唐朝的会盟祭祀。至于吐蕃王朝之后的古代历史记载、佛教经典编译，以及民间神话传说就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如举世闻名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佛学丛书就是在元代编纂集成的。现代藏语和藏文通行使用的地域辽阔，广泛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等国的藏族聚居区。

0.0.2 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创制于公元7世纪，并在9世纪之前经历了三次文字厘定和修正。现代通行的书面藏文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确定的系统。藏文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组成，并有一套严格而完整的字母组合排列规则，因此能够准确地拼写创制文字时期和厘定修正时期的藏语语音面貌。正是这个原因，藏文成为研究古代藏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汉藏语

系历史语言研究中最宝贵的资源和最得力的工具。

为了进一步了解藏文的面貌，我们在表 0.1 中列出了藏文的 30 个辅音字母和 4 个元音符号，并且给出了对应的国际音标形式。同时，本文在行文中将采用这一套藏文与音标转写方法。

表 0.1 藏文辅音字母与元音符号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ཏ	ཐ	ད	ན
k	kh	g	ŋ	tɕ	tɕh	dʒ	n	t	th	d	n
པ	ཕ	བ	མ	ཚ	ཛ	ང	ཡ	ཞ	ཟ	འ	ལ
p	ph	b	m	ts	tsh	dʒ	w	ʒ	z	fi	j
ར	ལ	ཤ	ས	ཧ	ཨ			ེ	ུ	ེ	ོ
r	l	ɕ	s	h	ʔ/a			i	u	e	o

藏文自左向右横行书写，但字母不完全是按线性方式排列，部分复合声母采用字母上下叠写的方法表示。因此，传统藏文文法根据字母在音节字中的结构位置，可以分为“基字”、“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重后加字”。其中上加字和下加字分别添加在基字的上方和下方，前加字和后加字分别排列在基字的前面和后面，重后加字写在后加字的后面。元音符号的位置视元音的类别分别添加在基字或上加字的上面（i, e, o），以及基字或下加字的下面（u）。

另外，古藏语中的 a 元音没有设置文字符号，一律蕴含在不带其他元音符号的基字读音中。由于藏文的辅音字母都可以独立书写，因此，单独的一个辅音字母构成一个藏文字（音节字）时一定蕴含元音 a，并构成一个可读可写的完整藏文字的形式。

图 0.1 藏字音节字的结构（类型 A）及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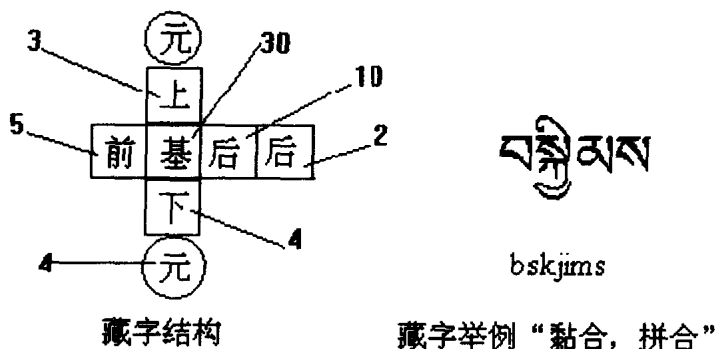


图 0.1 中，“基”=“基字”，“上”=“上加字”，“下”=“下加字”，“前”=“前加字”，“后”=“后加字”和“重后加字”，“元”=“元音符号”。数字表示有多少个辅音字母或元音符号可以充当该位置的字母或符号。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结构中，除了基字外，其他位置都可以是空位（参见图 0.3 “简单的藏文结构例”）。元音字符出现在图中纵列的顶端或底端，但每个藏文音节字纵列上只能有一个元音字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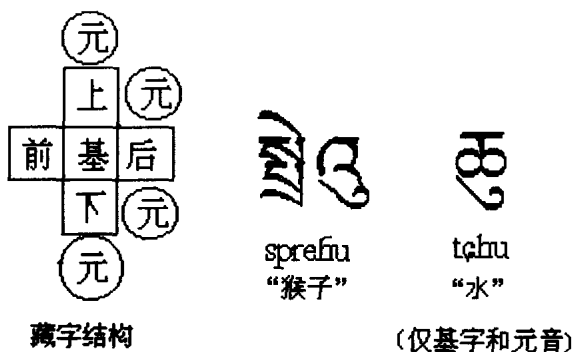
依照以上传统文法的分布格局，我们不妨看一看各个位置上具体出现的字符情况。基字位置上出现的 30 个字母无疑就是表 0.1 所列的全部辅音字符，称为词根基本辅音；前加字位置上只出现 5 个字母，称为前置辅音：g (ཀ)、d (ཁ)、b (པ)、m (མ)、ñ (ཡ)；上加字位置上的 3 个字母也称为前置辅音：r (ར)、l (ལ)、s (ས)，转写成线性排列方式时排在前加字后面；下加字位置上有 4 个辅音，称为后置辅音：j (ཇ)、r (ར)、l (ལ)、w (ཡ)，按线性方式排列只能出现在基本辅音后面。前置辅音或后置辅音与基本辅音构成了藏语的复辅音声母。后加字位置上出现的 10 个字

由藏文字母和符号构造的藏文音节字中，最重要的是基字，任何情况下基字都不能省略。如果在基字的水平方向上添写前加字和后加字以及重后加字，那么每个藏文音节字最长占四个字符位置，最短一个字符。在基字的垂直方向上，添写上加字和下加字，另外添写上元音字符，最多也就是4个层次（不包括梵音转写的借词，称为梵音藏字，本文无意介绍）。

最后,应该说明,所谓“基字”、“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等等名称,都是传统藏文文法术语,属于书面语言或文法范畴的概念。本文讨论现代藏语方言以及古代藏语时,

主要是从口语角度进行分析。虽然我们采用藏文代表古代藏语，也同样是透过藏文形式研究古藏语的口语形式。再则，虽然藏文拼写形式上可以有前后上下二维方式，但这只是书面的图形方式，而在实际语言中，音与音之间只能是线性的连续方式。所以，ཁོ的语音转写形式是so“牙”。在这个意义上，最长的藏文音节字实际上由7个音素构成，图0.1中的举例“粘合”是bskjims。

图 0.2 藏文字结构（类型 B） 图 0.3 简单的藏文结构例



关于藏文转写的方式学术界有不同的方案，本文采用表 0.1 所列的国际音标进行转写，目的是进行方言比较时易于比较参照。

虽然书面藏语只有 30 个辅音字母和 4 个元音符号组成，但由基字、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组成的反映古藏语的单辅音和复辅音声母约 220 余个，由元音符号与后加字以及重后加字组成的韵母约 90 余个。关于书面藏语或古藏语的语音系统，我们将在第 3 章进行讨论。

0.0.3 由于语言在历史发展中总是要变化的，特别是语音会发生各种各样甚至很大的变化。虽然藏文是表音文字，但历史上人

们并没有按照语音的变化去拼写藏语的口语，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藏语口语的读音与书面藏文就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已经不能够再用藏文来准确记录变化了的口语读音。对于现代藏语来说，除开文字和口语读音不一致的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各地方言之间语音的读音差距，其差别之大，甚至到了相互之间已经不能够顺利通话的地步，例如拉萨人与青海、甘肃以及四川、云南的藏族人民相互之间采用各自的方言说话时一般是很难交流沟通的。反倒是代表9世纪时期的书面藏语可以成为不同方言藏族人民相互沟通的一种超方言的文字。所以我们谈到的藏语，只是一种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古代藏语，也包括现代藏语，而现代藏语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方言。研究现代藏语就是研究藏语方言。

藏文记录和反映了古代藏语的读音形式，十分有利于历史语言学开展藏语语音史的研究。学者们可以充分利用藏语的古代读音来观察现代方言的发展，还可以比较历史文献里藏语跟其他语言的对音材料来解决历史、文化、语言现象，比如利用藏汉对音材料就可以解决汉语音韵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甚至可能对汉藏语系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0.1 藏语方言与藏语史研究

0.1.1 历史语言学的一项任务是研究语言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可是就藏语来说，我们实际上只拥有藏语史上现代和古代这两端的完整语音面貌，即吐蕃时期的古代藏语读音和现代藏语各地方言的读音状况。对于这期间一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藏语读音，虽然可以从浩瀚的历代文献中扒梳出一些印迹，但一定是相当零散和难以验证的，因为藏文的拼写并没有按照读音

而修订或改写。所以文献考证只能是作为了解历代藏语读音的一种辅助方法,更有效的手段应该是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这也是本文想要探究历史上藏语读音及语音变化所要采用的方法。

藏语语音的历史演化在不同方言区域是很不均衡的。有些方言发展很快,有些方言发展很慢。这种发展演化的快慢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发展快的方言产生了古藏语原来没有的声调,同时,古代藏语的复辅音大多简化,元音数量增多了;发展慢的方言还没有产生声调,复辅音仍然很丰富,而元音相对简单。前者如拉萨话(中部方言,或卫藏方言),后者如夏河话(北部方言,或安多方言)。除了以上这些可以对应着说的普遍特征外,无论变化快的方言还是变化慢的方言,都还有一些独特的变化现象。因此也就产生了历史语言学上一些值得讨论和解释的共性现象。所以本文在讨论藏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同时,还需要阐述我们用以研究藏语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众所周知,研究语言史的方法最主要的有历史比较法、内部构拟法以及方言地理学和词汇扩散论等等。对于亲属语言或者方言,一般采用历史比较法;而对于单一的语言(不知或未定其系属关系)或文献语言,则可以采用内部构拟法。当然,不同语言或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分布地域都存在一些相互叠置和交错的复杂情况,那么,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也是可行的。不过,由于语言对象的差异,如语言间相互接触频繁、差异较大的语言,内部一致性较高的语言,各种方法的适用性还是有差异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与研究者的语言史观有关系。如果我们认为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是随着人类的迁徙、移居而逐渐扩散、分化形成的,而语言分化之后一般又不再接触,那么,比较法就十分适用;如果我们认为亲属语言之间的相同和差异包含了多种语言之间的接触和混同因素,那么,则很难用比较法得出较确定的结论。